



劉氏人譜

一

伊  
70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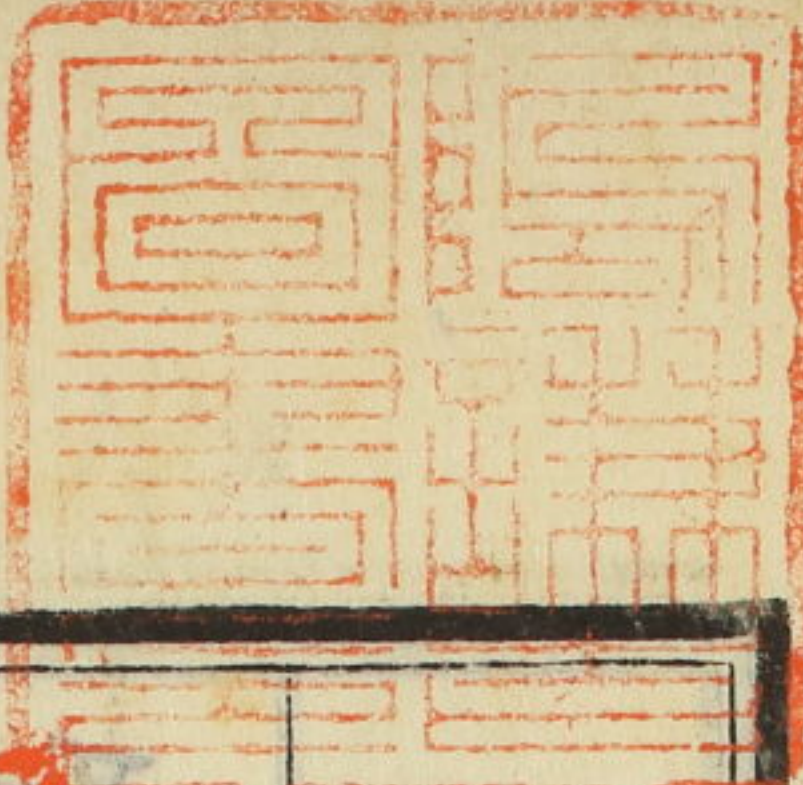


清本翻刻

谷繹齋先生校

劉彥山人譜

浪華 二書堂藏



御門  
號 707  
卷 1

人譜類記序

辛未三月恭奉

恩賞

御製全史詩一函敏領之次敬

釋



宸藻莫非

勗勉臣工，臣皆為正臣，吏皆為

良吏，儒皆為真儒。

聖訓煌煌，無任欽佩。適

鶴樵學使以人譜類記兩

秩見示，閱之皆正臣良吏

真儒事蹟語錄，于世道人

心大有補益，因重梓以公

同好，用悵

鶴樵育材之苦心云爾。



嘉慶十六年春三月兩粵

同使者松筠謹識

余蒞任年餘每思  
蒐輯先哲粹言以  
為多士身心之助  
適奉畬中丞以謂



人譜一書竅有裨  
益詢之書肆原板  
尚在閱序文知鶴  
樵中丞任學使時

曾為重梓嘉惠士  
林者余既喜因人  
成事且得兩同年  
之餉遺為不少也



亟印出以公同好  
道光四年夏六月替  
學使者白鎔再後

蕺山先生清忠亮節。昭著寰宇。其在東林。實足以紹明  
忠憲之傳。先曾王父大常桂渚公。雖未嘗身至東林。然  
講道論德。與諸賢實相廟切。忠憲忠介兩公。則尤所契  
厚。故太常之歿也。忠憲爲立傳。而忠介則書其神道之  
碑。忠憲之言曰。予與平仲同鄉舉。同出徐檢吾先生之  
門。同進士。同爲東林人。東林人行輩不一。如遂確齋。陳  
思岡。丁慎所。劉本孺。與公爲一輩。又曰。歲戊午。與平仲  
遊武彝。飲酒浩歌。而平仲每歛歔以爲老矣。媿過時而  
學也。夫平仲勲名滿天下。讀書寒暑不輟。其所謂過時  
而學者何在。有以平仲語而猛省者乎。平仲一語師萬



古矣。正治過庭時先君成齋先生爲余道太常遺事。洎東林諸賢以及戢山先生殉國諸本末。時復以立身行己之大致相誥誡。正治雖質性駑下私心頗知向往。迄今年過五十無所成就。殊負先緒。然亦不敢至於大越繩尺者。要皆得之家庭師友之教爲多矣。比從友人處獲讀戢山先生證人堂人譜。其言與朱子小學四子近思錄互相發明而條分縷晰。似於學者尤易尋究。自愧志識闇劣。未能身體力行於萬一。而凡我後昆誠能取是書樂玩而珮繹之。則立人之道不外於是矣。因鈹之家塾。并以公諸同志。據傅氏本。稍有增益。且謂類記亦

先生手自甄錄者。今悉仍之。雍正丙午二月。歙後學洪正治拜手書於白沙教忠堂之家塾。

粵東省城 九曜坊  
信古齋刻字鋪藏板



此出陳鼎  
 東林列傳  
 非明史本  
 傳也

戴山先生本傳  
 戴山先生名望  
 紹興山陰人  
 生而端嚴  
 言動有倫  
 雖年少時  
 已歸然負  
 儒宗望  
 萬歷辛丑  
 成進士  
 丁內艱  
 時許公孚遠  
 學宗紫陽  
 宗周叩為  
 學之要  
 告以存天  
 理遏人欲  
 遂謹識之  
 勿敢忘  
 甲辰授行  
 人歸養  
 丁外艱  
 讀禮之暇  
 惟以明理  
 見性為事  
 一日劉永  
 澄至武林  
 互正所學  
 迺與決求  
 仁之旨  
 析主靜之  
 說辨修悟  
 之異同  
 永澄爽然  
 如有失而  
 去壬子起  
 官道謁高  
 攀龍相與  
 講論復有  
 問學三書  
 皆儒宗要  
 言時顧高  
 諸公修復  
 東林大會  
 四方同人  
 講學不輟  
 京中人目  
 為鈞黨將  
 構大獄宗  
 周上

此出陳鼎  
 東林列傳  
 非明史本  
 傳也

戴山先生本傳  
 戴山先生名望  
 紹興山陰人  
 生而端嚴  
 言動有倫  
 雖年少時  
 已歸然負  
 儒宗望  
 萬歷辛丑  
 成進士  
 丁內艱  
 時許公孚遠  
 學宗紫陽  
 宗周叩為  
 學之要  
 告以存天  
 理遏人欲  
 遂謹識之  
 勿敢忘  
 甲辰授行  
 人歸養  
 丁外艱  
 讀禮之暇  
 惟以明理  
 見性為事  
 一日劉永  
 澄至武林  
 互正所學  
 迺與決求  
 仁之旨  
 析主靜之  
 說辨修悟  
 之異同  
 永澄爽然  
 如有失而  
 去壬子起  
 官道謁高  
 攀龍相與  
 講論復有  
 問學三書  
 皆儒宗要  
 言時顧高  
 諸公修復  
 東林大會  
 四方同人  
 講學不輟  
 京中人目  
 為鈞黨將  
 構大獄宗  
 周上



書言顧憲成之學歸於自反。請各思自反何如。時論違之。旋告病。至天啓辛酉。起禮部儀制司主事。時魏璫初用。外庭未有言者。乃首發其奸。未幾。果竊柄亂政。如所言。遷光祿寺丞。累遷太僕少卿。以病歸。甲子。起右通政。未赴。而冢宰趙南星等斥逐。朝局盡變。乃疏辭。陳人臣進退之義。有旨削籍。居家潛心理學。嘗與攀龍質疑罔間。而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奉爲準的。崇禎初。復官。起順天府尹。策蹇就道。其子徒步隨之。甫蒞任。卽以直諫被斥。歸閉門靜坐。不見一客。其門人羣請設教。不得已。過陶石簣祠。集紳儒會講。以伊洛主敬之學。宣明於衆。

而於慎獨之要。尤加謹焉。丙子。起工部侍郎。屢進昌言。疏論內閣溫體仁狀。且極言任用中官體統太重之弊。上怒斥爲民。歸家啓戴山書院。從遊累千人。梓所述人譜。以授學者。有朱子致知與陽明致知之辯。壬午。起改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晉左都御史。上言建道揆。貞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請復首善書院及社學。罷廠衛。上意頗嚮之。復以救諫官熊開元。姜燠。忤旨罷歸。甲申。國變。聞信卽赴杭省。跣足衣麻被髮。請卽舉哀。或欲俟哀詔至。宗周曰。豈有子聞父喪不躡踊之理。詔至。再奉行。未爲不可也。弘光立。起原官。至南



都疏請誅誤國諸臣。又表勸親征。併劾四鎮淮撫戰守失宜之罪。有違時宰意。遂見逐。乙酉六月。山居聞變。不食而卒。學者稱念臺先生。

人譜類記校訂凡例

一劉子全書首收人譜文頗有異同其叢過諸款尤為參差不齊而編者所引注數本復各不同勢不能悉揭之欄外亦不欲輒有所取捨以致紛更今據補正書外並仍舊貫各成其為本而已改過說前有訟過法及附錄此本削之蓋有微意存今亦不敢補入類記以下無另本可商然書出近世其所取材率可覆按試將原文參勘異同儘多蓋意主淺顯易入不得不稍彙括其詞要於大旨無傷矣此自非甚不得已其從其舊不敢輒置片辭



舊本魯魚殊多，今一一改正。然其間如戔譌戔、樣譌樣，尚有不及釐訂者。夫人所能辨，不復煩追改。其所改字，不必悉注出。間有注者，亦或詳或畧，要皆確有依據，並非臆撰。庶不武斷貽譏。世其也。林平。書中人或以字，或以号，或以諡，或以官爵稱，而不載名者，今特爲初學詳之。其一人屢見，而前後異稱者，則前後各注，而假一名字以別之。如宋儒張九成，初稱張文忠公，注曰張名九成，後稱張橫浦，又稱張無垢，並注曰張九成而已，是其例矣。其前載名而後不載名者，於後注亦如之。但書肆不假以日，隨校隨附。

劄劄，不免時失照管。自紊其例。其他釐正之未盡，與繁簡之失宜，亦職由焉。愚意不問載名不載名，苟可致者，咸注其世代鄉貫、諡号官爵。庶幾於蒙士有補而書肆喜簡厭繁，雖以校訂屬余，而不盡從余言，以故所爲止此。既無益於童蒙，且受訛於大方，轉不如不爲之爲愈。殊不禁悵然。

歷代帝王及七國以前人，槩不注名，以其易檢也。如漢之班馬諸葛，晉之陶淵明，宋之六子，司馬歐蘇明之王陽明數公，亦不及焉。衆所共悉也。他有不可致而不注者，有可致而仍不注者，識者自能辨之。又有



一二本非不可攷而淺學偶不能攷姑闕之以俟後攷者若或稱某之父某之弟而不載字及但舉官爵不著其姓者固在置而不問之例焉

一閱有非有所駁正而注此條出某書云云者係一時筆滑所及偶失刪去誤上剗刷有舉莫廢不妨過存以資初學

一四庫全書提要所論於此書頗有關係今特抄出真于諸序後焉  
天保辛丑暮春

谷操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人譜一卷人譜類記二卷

明劉宗周撰姚江之學多言心宗周懲其末流故課之以實踐是書乃主蕺山書院時所述以授生徒者也人譜一卷首列人極圖說次記過格次改過說人譜類記二卷曰體獨篇曰知幾篇曰敬道篇曰考旋篇曰作聖篇皆集古人嘉言善行分類錄之以為楷模每篇前有總記後列條目間附以論斷主於啟迪初學故詞多平實淺顯兼為下愚勸戒故或參以福善禍淫之說然間一及之與袁



黃功過格立命之學。終不同也。或以蕪雜病之。則不知宗周此書。本為中人以下立教。失其著作之本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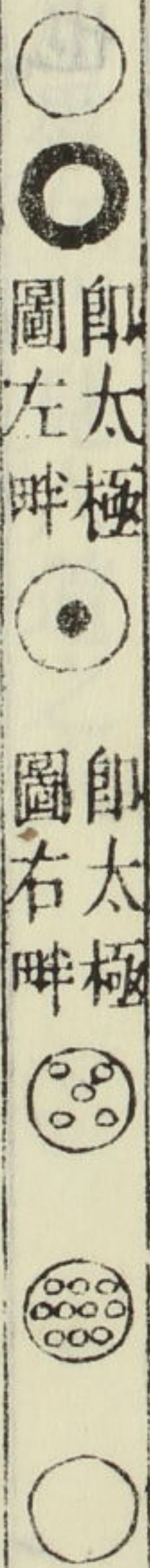
人譜一卷 人譜卷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蕺山先生人譜

歙後學洪正治陔華校編

人極圖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即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

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

繼之者善也。

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

○舊作○  
今从劉子  
全書改正  
下全



成之者性也。

靜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繇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以著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達也。

萬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真。分爲二五。散爲萬善。上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於乾坤之內者。皆其

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卽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卽下蟠之地。而萬物之胞與。不言可知矣。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此以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謂無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



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於善。始於有善。終於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盡人之學也。

君子存之。即存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繇殆與不思善惡之旨異矣。此聖學也。

證人要旨

○無極 一曰稟閒居以體獨。

學以學為人。則必證其所以為人。證其所以為人。證其所以為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

錄由通明  
人避講書  
由為錄

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為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揜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此時一念未起。止有一真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無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為必慎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為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證性之路。蓋



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靜坐是閒中吃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動而無動。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君子有慎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為累心之物。則嗜慾忿懣。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懲窒之功。正就

動念時。力扼其轉念之關。不使流而為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為圖之於其蔓故耳。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為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於摧山填壑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即是懲之窒之之時。當下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



之至神。不足以與於此也。

○靜而無靜三日謹威儀以定命。

慎獨之學。既於動念上下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念不自念。泯也。容貌辭氣之間。有為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以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徒倚。心失之。色容當

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即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存性。變化氣質為先。殆謂是與。

○五行倏敘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後。便為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六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支。自當發於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



踐履敦篤。慥慥君子。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心。而勉以從事焉。庶幾其遁於責乎。

物物太極

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繇五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於君子之身。大是一體。關切痛癢。然而其間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卽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

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今學者動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真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體大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其要无咎

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卽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學者歷過上五條。纔舉一公



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檢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而卽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紀過格

○物先 一曰微過。獨知主之。

妄 獨而離其天者是

以上一過實。函後來種種諸過。而藏在未起念以前。彷彿不可名狀。故曰微。妄字最難解。直是無病痛可指。如入元氣偶虛耳。然百邪從此易入。人犯此者。便一生受虧。無藥可療。最可畏也。程子曰。无妄之謂誠。誠尙在。无妄之後。誠與僞對。妄乃生僞也。妄只一點浮氣所中。如履霜之象。微乎微乎。妄根所中曰惑。爲利爲名爲生死。其粗者爲酒色財氣。

○動而 二曰隱過。七情主之。



溢喜 損者三樂之類。

遷怒 尤忌藏怒。

傷哀 長戚戚。

多懼 憂讒畏譏。或遇事變而失其所守。

溺愛 多坐妻子。

作惡 多坐疎賤。

縱欲 耳目口體之屬。

以上諸過。過在心。藏而未露。故曰隱。微過不可見。但感之以喜。則侈然而溢。感之以怒。則怫然而遷。七情皆如是。而微過之真面目。於此斯見。今須

○將微者。先行消煞一下。然後可議及此耳。

靜而有靜 三曰顯過。九容主之。

箕踞 交股 大交小交 趨蹶 以上足容

擊拳 攘臂 高卑任意 以上手容

偷視 邪視 視非禮 以上目容

貌言 易言 煩言 以上口容

高聲 謔笑 詈罵 以上聲容

岸冠 脫幘 搖首 側耳 以上頭容

好剛使氣 怠懈 以上氣容

跛倚 當門 履闕 以上立容



命色 遽色 作色 以上色容

以上諸過授於身故曰顯 九容之地即七情穿  
鼻插其中每容都有七種情狀伏在裏許如喜也會  
箕踞怒也會箕踞其他可以類推

⊗五行不敘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非道事親 親過不諫 責善 輕違教令 先意

失權 定省失節 唯諾不謹 奔走不恪 私財

私交遊 浪遊 不守成業 不謹疾 侍疾不

致謹 讀禮不慎 衣服飲食居處 停喪 祭祀不敬 失失齋

不備 繼述無聞 忌日不哀 飲酒茹葷 事伯叔父母

不視父母以降 以上父子類皆坐為入子者其為父而過可以類推

非道事君 長君 逢君 始進欺君 考校筮仕鑽刺之類

遷轉欺君 負緣速任 不愛民 不盡職 受賄 貪生

居鄉把持官府 囑託私事 遲完國課 擅議

詔令 專私議公祖父母官政美惡 以上君臣類

交警不時 聽婦言 反目 帷薄不謹 如縱婦女人廟燒香

之類 人夫 類 父私寵婢妾 無故娶妾 婦言踰闕 以上夫婦類皆坐為

非道事兄 疾行先長 衣食凌競 出入不稟命

憂患不恤 侍疾不謹 私蓄 蚤年分爨 侵



公產異母相嫌 闖牆外訴 聽妻子離間

貧富相形 久疎動定 疎視猶子 以上長幼類皆坐為人幼者其

為長而過可以類推。

勢交利交 濫交狎比匪人 延譽恥下問

交嫉視諍友 善不相長 過不相規 羣居游談

流連酒食 緩急不相視 初終渝盟 匿怨

強聒好為人師 以上朋友類

以上諸過過在家國天下故曰大 諸大過總在

容貌辭氣上見如高聲一語以之事父則不孝以

之事兄則不友其他可以類推為是心上生出來

極者 浮華刻薄 輕佻飾偽 戲動妄語 疎誕

不極

物物五曰叢過百行主之。

事乖戾 不力學 不服善 不敬師 曠館職

趨附躁進 恃勢恃才 造次顛沛 由徑

嫌疑蔽善 竊能輕諾 爽約不忍辱

不釋怨 忘恩忘舊 市恩嫁禍 游夢好

閒博奕 戒賭附見 流連花石 愛聚古玩 好

色 閨門畜婢 鋤婢附見 挾妓畜俊僕 觀

戲劇作豔詞 不安澹泊 第宅豪奢 盛飾輿

入 德關今 依全書補



馬 衣服奢侈 衣冠異製 暑月袒 科跣 飲  
食豐盛 宴會侈靡 嗜酒 市飲 輕赴人席  
貪得 濫受 輕假 請托 居間為利 交易不  
公 拾遺不還 持籌 不治生產 田宅方圓  
嫁娶競財 窮追債負 拒人乞貸 圖謀風水  
遇事不行方便 滑稽戲謔 好稱人惡 訐人陰  
事 妄詆前賢 好訟 疏九族 薄三黨 溺女  
不善勸化愚人 武斷鄉曲 虐使婢僕 欺凌  
寒賤 窮治盜賊 不恤死喪 見骼不掩 不敬  
神明 棄毀字紙 不敬五穀 殺生 食牛犬

射飛鳥 啓蟄蟲 無故斬草木 笑人體貌 破  
人婚姻 讀書無次序 讀書不知要 讀書不務  
實 讀書不能疑 書法潦草 養生導氣  
以上諸過自微而著分大而小各以其類相從略  
以百為則。百過所舉先之以葆心一關而綱紀  
之以食色財氣終之以學而叛道者大抵皆從五  
倫不敘生來。  
○迷 六曰成過為眾惡門以克念終焉。  
崇門 微過成過曰微惡  
妖門 隱過成過曰隱惡



鬼門

顯過成過曰顯惡

獸門

大過成過曰大惡

賊門

叢過成過曰叢惡

聖域

諸過成過還以成過得改地立登聖域

以上一過准一惡惡不可縱故終之以聖域人

雖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自不泯依然與聖人一

樣只為習染所引壞了事若纔提起此心耿耿小

明火然泉達滿盤已是聖人或曰其如積惡蒙頭

何曰說在孟子訓惡人齋沐矣

改過說一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為心是謂本心何過

之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

有過而後有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為

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

釐而其究甚大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

而後及於流盈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

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則時

時知過時時改過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

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

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



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然，且得無改乎？凡此皆却妄還真之路，而工夫吃緊。總在微處得力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謹微者也。專言毋我，卽顏氏之克己。然視子則已粗矣。其次爲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視顏則又粗。故夫子僅許之曰：可以爲難矣。言幾幾乎其勝之也。張子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亦爲其徒求之顯著之地耳。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

治法也。真能改過者，無顯非微，無小非大。卽邢恕之學，未始非孔子之學。故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不然其自原憲而下，落一格。轉粗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改過說二

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如魑魅不能晝見，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爲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究也明不勝暗，故真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



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蔽。不必除妄。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以喻人心。明暗之機。極爲親切。蓋本心常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但常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病不在暗中。反在明中。君子之心。雖暗亦明。故就明中用箇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得力仍在明中也。乃夫子則曰。內自訟。一似十分用力然。正謂兩造當庭。抵死讐對。止求箇十分明白。纔明白。便無事也。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

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何如。如此反覆推勘。討箇分曉。當必有怡然以冰釋者矣。大易言補過。亦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補出。歸於圓滿。正圓滿此旭日光明耳。若只是皮面補綴。頭痛救頭。足痛救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仍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固有有過而不自知者矣。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止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吾所知之不足。尤有不容緩者。未嘗於此之說。而於此未嘗不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今第曰知之而已。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爲要。夫知有真知。有嘗知。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卽知卽行。是謂真知。常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嘗知。真知如明鏡常懸。一徹永徹。嘗知如電光石火。轉眼卽除。學者由嘗知而進於真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

正言非徒知之。實克蹈之也。致之於意而意誠。致之於心而心正。致之於身而身修。致之於家而家齊。致之於國而國治。致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苟其猶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焉。則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功也。誰謂知過之知。非卽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無過不知。行此之行。無過復行。惟無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惟無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遷善改過之學。聖人所以沒身未已。而致知之功。與之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獵而喜。蓋十二年如一日也。而前此未經感發。則此心了不自知。尙於何而得



改地。又安知既經感發以後。遲之數十年。不更作如是觀乎。此雖細微之惑。不足為賢者累。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矣。甚矣學以致知為要也。學者姑於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檢。直用純灰三斗。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日用過端下落。則雖謂之行到然後知。亦可。昔者子路有過。七日而不食。孔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亦點化語也。若子路可謂力行矣。請取以為吾黨勵。

人譜類記上

欽後學洪正治陔華校編

體獨篇

○大學云。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述體獨第一。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闇室。又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楊龜山先生曰。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意

陽行時



而已。詩書所稱，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故於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或問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又曰：主靜立人極。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敬勝百邪，無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心有所向，便是欲。

王心齋曰：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王名良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一日謂門人曰：爾輩相從，只是學得某言語，所以不進。盍行之，因請問力行之要。曰：且靜坐。

朱子曰：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言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張敬夫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為而為之謂利，無所為而為之謂義。

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

張名拭



也。

蔡元定貽書諸子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劉子新論  
獨立不慚  
影獨寢不  
慚衾茶語  
本此  
薛名瑄

薛文清公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又曰。予每夜就寢。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若有不合。則輾轉不能寢。必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無事不可對人言者耳。

**陳名權**

陳了翁先生雖閒居。容止常自莊敬。言不苟發。一日與

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曰。吾豈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程明道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入山見林木之佳者。便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中不可著一事。

**張名九成**

張子韶先生年十四遊膠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啓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容危坐對簡編。若與神明伍。乃相與驚服而尊師之。

**胡名居仁**

胡敬齋先生處家庭如在朝堂。對妻孥如對大賓。造次顛沛未嘗少違。幾微隱約之地。則愈嚴愈密。嘗有詩云。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先。交爭真在此。要不愧皇天。  
劉璣嘗與兄璣連棟隔壁。璣於夜間呼之。數聲不應。良  
久方答。璣怪問之。乃云向未著衣帽故也。

趙軌少有行簡。東鄰有桑。堪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  
主。誠諸子曰。機杼之物。不願侵人。後為齊州別駕。徵入  
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踐踏人禾。駐馬待明。  
訪禾主。酬直而去。

夏公原吉使吳中。館於范文正公書院之偏室。夜三鼓。  
適范氏子孫有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  
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之用心如此。

右記體獨錄古人謹獨之說。而併及行事之最近者。  
獨不可名。即言之已成逗漏。况行事之著乎。此所謂  
近似者也。舉似以求真。善學者。幸反身而自得之。

知幾篇

○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述知幾第二。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知曰  
智。守曰信。又曰。幾微故幽。此微字。即道心惟微之微。幽  
莫過于鬼神。知幾其神之謂。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濂溪只說幾字。然



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滎陽成臯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剗定脚。逐漸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薛文清公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掃除。以全吾湛然之性。

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

朱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若是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到得合用處。都不著力。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閤室求物。把火來照便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

朱子又曰。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作止



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平日言論。龜山門人相傳指訣。常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

王陽明先生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又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見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又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慾。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邵康節先生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大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飲。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酒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



何。無可奈何四字內有形容不盡之妙。讀者當意會之。

程伯子少好獵。既見周茂叔。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

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六日萌動。復如初矣。

後十二年。偶自外暮歸。途中見獵者。不覺心喜。乃知前

此果未也。舉此兩則。以見喜字之意。

程子曰。治怒難。治懼尤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

懼。

薛文清公嘗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不盡。以是知克已

之難。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

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至焉。

伊川先生赴涪。渡江舟幾覆。舟中皆號泣。先生獨正襟

危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人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

何也。曰。心存誠敬故耳。

謝上蔡多恐怖。每於危堦上蹈險。以習之。恐怖有根。危堦之習。且從

方寸識服。語云。世上無如人欲險。

呂原明晚年習靜。雖警恐顛沛。未嘗少動。自赴單守。過

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先生安坐轎上。神

謝名良佐

呂名希  
自下晚歷  
湯三子  
淵源錄守  
作父







七十二。不減壯盛時。門人問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過爲攝持歟。先生曰。吾深以忘生。徇欲爲恥。

元城劉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四。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可以自主。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又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大夫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居坐必端正。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草

書。歲時家廟祭享拜疏。七十有二。未嘗廢缺。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謝上蔡云。某色欲已斷二十年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勝任。故斷之也。問於勢利何如。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陸澄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陽明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無做劫盜的閒思雜慮。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利名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光光都消滅了。只是心之本體。看



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右記知幾。後儒論學。都認不得幾字。但就動念上討分曉。便謂之知幾。其實後人所謂幾。非周子幾善惡之幾。亦非聖人知幾之幾也。學者終身造詣。只了得念起念滅工夫。便謂儒門極則。此箇工夫以前。則委之佛氏而不敢言。此箇工夫以外。則歸之黼圖而不屑言。遂使儒門淡薄。爲二家所笑。而吾儒遂不能舍二家以立脚。以故往往陽闢佛而陰逃禪。名聖真而雜伯術。虛無功利之說。縱橫以亂天下。聖學不傳。

真疑道誤

悲夫。

定命篇

○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述定命第三。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叛道矣。禮卽天地之德也。



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

呂原明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朱子曰。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周名汝登

周海門曰。容貌辭氣。德之符。一切容儀。皆能淑慎。使人望而知為我輩人。方見實學。

萬名廷言

萬思默曰。人心惟危。故易動。易動。故有一種躁率粗獷。

之氣。不覺發來。與物相忤。所以雖向好事。動多凶悔吝。

道心惟微。微便細膩。聖賢兢兢。在微處用功。所以氣平。

色和。動必安詳而吉。以上統言九容。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踞。

而心不慢者。

朱文公每徒行報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則。

徘徊瞻顧。緩步微吟。

鄉先輩陶庸齋。篤尚理學。每見門弟子有交股時。輒正。

色讓之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大不敬。以上足容。

陳才卿見朱晦翁。以右手拽涼衫袖口。偏於一邊。晦翁。

陳名文蔚



曰。夜來說手容恭。公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入手鞠躬曰。忘了。晦翁笑曰。為已之學。有忘耶。

有學者。每相揖畢。則縮左手袖中。晦翁曰。公常縮著一  
隻手。便不是舉止模樣。以上手容

記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萬思默曰。凡物誘人。色為甚。人為甚。誘所入。目為甚。故養  
神之道。全在收視。收視者。非瞑目不視。蓋常不欲盡視

也。如所謂平視含光之意。此養德養身之至要。語云。平  
視則心柔。甚有味。以上目容

孔子至周觀禮。見太廟有金人。三緘其口。因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動。多動

多患。

陳名獻章

賀欽學於陳白沙先生之門。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

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淡沉和平。於是作書室於後

圃。扁書淡沉和平四字以自警。以上目容

程子曰。戲謔甚害事。不戲謔。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生平頗好詼諧。范祖禹每

戒之。子瞻後與人謔。必囑曰。勿令范十三知之。士大夫

倉卒間。不能自捫其舌。賴有畏友。亦可補救於萬一也。

王陽明先生少好謔。自見婁東齋。告以聖人可學而至。



胡名瑗

浚契之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以上聲容

徐積初見胡安定公。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

徐驚起。自思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

心以上頭容

程明道嘗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張橫渠先生自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李延平初喜馳馬。乘醉即馳至二三十里。後來涵養到

李名侗

支名彥博

時行路。起初如此。將到亦是如此。如呼一使。一聲如此。

聲聲都如此。皆是涵養得力。變化氣質處。以上氣容

程伊川入侍經筵。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

事。終日侍立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問先生曰。

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

事幼主。不得不恭。某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以上立容

二程先生在伊川極峻整。然跡於峭刻。不可近。惟明道

和易而不失其正。甚得孔氏家法。一日明道與弟同赴

一寺。兄由左門。弟由右門。左門之人隨明道者。以數百



計。右乃寥寥。伊川見之歎曰。此是顧不及家兄處。劉立之謂從明道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氣象。

或問色容莊甚難。朱子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以上色容。

右記九容。九容便有九思。若只言九容。便是偽也。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以上諸君子。都從此得力過來。然猶不可不辨也。昔曾子寢疾。而發歎於孟敬子。惓惓於三者之道。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凝道篇

中庸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述凝道第四。

程子曰。凡不能動人。只是誠未至於事厭倦。亦是無誠處。又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朱子曰。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質偏處。意欲萌處。與平常所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最切近處。亦都不得絲毫。



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王陽明曰。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右總記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

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至於事君亦然。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習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曾子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甦。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



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逐出。包不得已。廬舍外。日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諸弟不能自立。包復賑給之。

王祥性至孝。因繼母朱。失愛於父。及父母有疾。祥衣不

解帶。湯藥必躬嘗。母嘗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誠孝所感。

羅仲素讀瞽叟底像。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始於見得有不是處耳。

呂原明事正獻公。雖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曰。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出入必告於親。

羅從彥

正獻名公  
著



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婦奉侍勤謹。孝行克諧。每日焚香。爲父母祈禱。百計娛樂暮景。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晏笑。令母忘其所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旣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原慰安也。

楊乙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飢。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

乙一全

人感其孝。與之金。顧爲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已衣。斂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卽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致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常嘗全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許。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潤下脫字



日。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任盡言事母至老。母老多疾。未嘗離左右。思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言語稍多。或以憂喜稍過。於是朝暮候視。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張魏公欲辟之。力辭曰。盡言假使得一神丹。可以長生。必持以遺母。不以獻

張名浚

公也。况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庾黔婁爲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驚其忽至。時易疾方一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便明。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活。心愈憂苦。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徐積父卒時。方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稍長。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旣冠。從安定胡先生受學。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側。每見衣冠問候。備物盡志。惟恐有失。應舉入都。載母與俱。比登第。年已過壯。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爲母患。固有待也。母亡。廬墓三年。雪夜

本傳活佛濟



伏墓側。哭不絕聲。神宗元豐八年。詔賜帛米。卒。謚節孝先生。

**胡名居仁**

胡敬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每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

**周名行已**

伊川喪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何子平以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欲爲葺理。子平不許曰。我天地間一罪人耳。

屋何宜覆。太守聞而矜之。爲營塚壙。

王哀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廬於墓側。且夕至墓拜跪。攀柏哀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爲之廢蓼。我之篇。

邱鐸葬母。鳳鳴山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卽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



此條出温  
公家範李  
五代孟蜀  
太子賓客

許名衡

李鄆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請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思也。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許人異許文正公疾革。家人有祀事。公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  
柳公綽天性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甚謹。其有外婚姻者。一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有家法。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教。事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辭焉。仲郢終不以達官故少改也。以上記父子有親

韓名琦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滾壑。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爲誠善。然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處所。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

司馬温公爲相。以身殉國。勤勵庶政。時已得疾。賓客見其瘦。引諸葛食少事煩爲戒。公曰。生死命也。爲之益力。疾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孝宗隆興中。除朱子提點江西刑獄。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卽入對。無及也。先生曰。



劉安世

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為面諛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焉。劉器之為諫官。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極論。殿廷觀者。皆汗流縮頸。目之為殿上虎。

山陰汪公應軫。以庶常出守泗州。泗民情弗耕桑。公首勸耕。買桑千本植之。募婦女善治蠶者。教蠶事。會武宗駕駐南都。詔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公奏言泗州地瘠民貧。流亡載道。其婦女存者。跣足蓬首。不堪見聞。萬無以應明詔。臣向募桑婦若干人。倘許納宮中。俾授蠶事。有裨聖治。不淺。詔乃止。

蔣司空瑤守揚州時。會武宗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為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為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主。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上熟視之曰。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以歸。公叩

李樂見聞  
雜記上漁  
得巨魚  
彬戲曰此  
可直五百  
金彬欲中  
公遂請以  
畀公云云



首謝而去。

張九成

張橫浦先生以不附和議為秦檜所惡嘗使人諭先生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先生曰未有枉已而能直入者。

揚名廷和

鄭端簡公曉將廷試董學士玘薦之政府一日來顧出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文命為之曰此元老石齋揚公意也其尊人聞之粲然不悅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若通謁相門他日何所不至獨不聞張師德劉元城事乎端簡遂往董辭焉。

司馬溫公與姪書云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

金名之俊

按之俊字

彥章吳縣

人明萬曆

四十年進

士屢擢兵

部右侍郎

清順治元

年仍授原

官歷秘書

院大學士

事歷十年

卒于家事

蹟謚獻臣

傳此條蓋

洪氏所增

無數而以愚直處其間如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

太傅金文通公誠子弟云我在官日汝輩少做一件得意事則我休官日汝輩便省一件失意事。

程明道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令晉城時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恤孤寡者責之親戚鄉黨使之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任三年民愛之如父母每於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日顯常媿此



四字。

張橫渠先生為雲巖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於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黃名軫  
宋史藝文

黃勉齋知安慶。至則金人已破光山。民情震恐。議修城以備。為請於朝。公不俟報。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

有一料二  
字寓公所  
督工作寓  
公士人

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所督工。分料主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東西皆陷。獨安慶如故。繼而霖潦。巨浸暴至。城屹然無損。郡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我者黃父也。

宋史我作  
汝

王端毅公恕為太宰。嘗語人曰。宋人有言。凡仕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為恥。仕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恥。今動輒曰。贊儀贊儀。而不羞於人。我寧不自恥哉。

**楓山名懋**

章拯者。楓山先生姪也。官至司空。清操淳樸。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明成祖繼統。陳廸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上命割其肉塞廸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膻。臣嘗其美。人聞其香。殿下豈不聞乎。

備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魯公。文文山之為。

顏名真  
文名天祥



入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即位。詔勾成卒入伍。福仰天泣曰。吾雖賤卒。義不為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旁有席草。因織席。易米奉姑。姑歿。廬於墓側。年八十餘方卒。自後草不復生。士人傳為異事。

薛名蓮

薛西原嘗言。雖小事。不可為人囑託。縱能免人於患難。而損自己之廉恥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可忘也。誓之於死。不可改也。高繼成先生有田百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

高名夢龍  
字德徵以

字行忠憲  
公本生父  
也

傳名美前

為君臣之義。司馬溫公自辭樞密歸洛。絕口不言時政。鄉人欽重之。曰。此真相公也。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位。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顧沾沾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以上記君臣有義梁鴻娶妻孟光。夫婦相敬如賓。嘗避地吳中。依大家臯伯通家。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

山濤為布衣時。家貧。謂其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耳。韓貞靜儉約不改。後濤果大貴。爵及千乘。而無媯媼。

清人避諱  
改玄為元

房元齡妻盧氏。有賢德。元齡微時。病欲死。謂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須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元齡。以明無他。後元齡病愈。自微至貴。禮之終身。

吳名與

吳康齋從父官京師。奉父命歸娶。既娶。共往謁父。然後敢同室。

許氏家則  
明許相卿

許氏家則曰。婦女日守閨門。躬習織紡。至老勿踰內門。

**作**

如有恣性越禮。遊山上冢。賽神燒香。銜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孫泣諫之。父兄丈夫必痛遏之。

**周名行已**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約婚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不能做此事。

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每攜手而行。生二子。後瞽女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坡為太守。慰諭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娶盲女。



愛何從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東坡撫其背曰。真丈夫也。瞽女所生二子。皆登第。司馬溫公中年無子。夫人為置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一日夫人歸寧。令妾捧茶以進。適公方讀書。妾乘間請曰。此何書也。公拱手正色曰。尚書。而讀書自若。妾逡巡而退。

韓魏公在政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其且留為暮年歡。公曰。所樂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曾子喪偶。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

韓文字貫  
道明洪洞  
人

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韓文公年五十。喪其閨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為勸。言及輒怒曰。我年已半百。復何為哉。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其清心寡欲如此。

或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又問古人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而遽出其妻者。似此亦無甚害。曰。此古人忠厚之道。君子不忍以大故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程子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孀婦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以上記夫婦有別漢鄭均兄為縣吏，頗受餽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以復得，為吏受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北魏楊椿、楊津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閣前，承候安否。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

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為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男女百口同爨，庭無間言。崔孝芬仁慈長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侍候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父挺與叔振兄弟同居，振亡後，孝芬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納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



孫棘家世孝友。時發民丁戍邊。弟薩應行。棘妻許氏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諉役小郎。姑臨亡時。以小郎囑君。今未婚娶。家道不立。君今有三子。死復何恨。棘遂詣郡。願代薩行。薩辭自引。不願兄代。太守張岱疑其不實。分置二人。令吏私察之。各報以從其所請。顏色共悅。甘心就戍。岱表上之。詔特原免。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兩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厲氣方盛。父母諸兄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父母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兩兄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氣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

瘥。袞亦無恙。

黃士俊敦篤孝弟。赴公車。途聞兄病篤。歎曰。焉有急功名。而緩視胞兄之死耶。半途歸。後一科會試。大魁天下。或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本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而已。

王陽明先生曰。舜能化象。其機括只在不見象的。不是。王覽母朱。遇祥無道。以祥前母所生也。覽方數歲。見母撻兄。輒涕泣抱持。至成童時。每諫其母。母虐少止。懼母置毒飲食。予祥。日夕必與共膳。母以非禮使兄。覽輒身



為分勞。又虐祥妻，則覽妻亦趨而共。母因以悔悟，待祥如已子。

周文燦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燦為生。一日乘醉毆燦，鄰人不平而詈之。燦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示人。

謝述字景先，少有至行。事兄盡誠敬，次兄景仁素憎述。遇之無禮，及景仁病，述盡心事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媿，友愛遂篤。入。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

景仁名裕以字行按述諸兄裕最長次兄當作伯

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為敦睦之行。

梁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用，悉就典者請焉。後仕於外，妻郝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答書云：「知須夏服，計給事自相供，無煩別寄。」向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伯康年八旬，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章三益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寇所執，公曰：「吾。」

伯康名巨

南英倫

章名溢

人普頌記上

四



兄止此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幼兒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脅之。不屈。終不加害而去。以上記長幼有序陳師道律已甚嚴。居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公欽之。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敢望其來。吾將見之。恐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懷金餽之。聽其議論。竟不敢出口。一日章惇欲交師道。亦令觀以書通之。師道答書云。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師道於章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素。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也。若昧冒名義。聞命走門。失其所以見招之意。公又何取焉。卒不往。

白敏中。在長慶年間。王啓再秉文衡。意欲以第一人處之。嫌其與賀拔碁為友。因密令親知導意。敏中如教。既而碁造門。左右辭以他適。敏中聞之。躍出見碁。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足為榮。乃至輕負至交。相與歡醉。或以語啓。啓曰。吾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碁矣。遂以第一人處碁。而敏中居三。

程子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



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朱子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

王陽明曰。交友以相下爲主。故相會之時。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養。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又曰。大凡交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

陽明先生客座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匪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

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爲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爲逆子。戒之戒之。

苟巨伯遠看友人疾。值寇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苟巨伯所爲耶。賊旣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而敢獨留。巨伯曰。友人有病。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不可以入有義之國。遂率師而還。一郡獲全。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與羅玘交厚。會玘病痢。從



者亦死。吳為煮粥餉之。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次。不為勞。玘語人曰。某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後同登進士。

潘名景憲  
呂名祖讓

潘叔度與呂伯恭同年進士。潘年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弟子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朱子甚稱歎之。

儲名嚙

儲柴墟於陽明先生前輩也。先生登第時。柴墟已官太僕少卿。其後往來問學。若弟子。方叔賢在吏部。與先生同官。而叔賢位正郎。在先生上。一日論學有契。即執弟子禮。人皆以為不可及。以上記朋友有信

方名獻夫

右記五倫學問隨人。大做大是。小做小是。總之不遠於一誠者皆是。而品地之高下。有不必盡論者。君子亦誠而已矣。記及楊乙李步行等。正以媿一輩讀書識道理者。

考旋篇

書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述

考旋第五

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別元作則  
今改正

元即玄

朱子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  
家。則事親從兄。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分別一箇是與  
非。而去彼取此。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  
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

呂名公著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  
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  
出諸口。於勢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  
無所好。

右總記

魏傅嘏弱冠知名。不輕與人交。是時。何晏以才辨顯於

元即玄

貴戚之間。鄧颺好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元以貴  
臣子有重望。為之宗主。咸欲求交於嘏。嘏輒避之。嘏友  
人荀粲謂之曰。夏侯太初與何鄧皆一時之傑。虛心交  
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嘏曰。太初志過其量。能合虛  
譽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成。所謂利  
口覆邦家之人也。鄧元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譽而無  
關鑰。此三人者。以吾觀之。皆敗德也。遠之猶恐及禍。况  
昵之乎。未幾。三人相次誅滅。親友連坐者甚衆。而嘏歷  
顯位。以功名終。

晉顏含篤於孝友。為朝野所推重。嘗與子弟論中朝人



正上脫少字

物必推重行實而抑絕浮華。人問少正卯與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為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懲，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人咸服焉。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此先生過激之論。人若能勤學敬身，兢兢自持，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也。

上士誤

劉摯質直敦厚，於書無所不讀，而其教子孫必先孝悌。而後文藝。每日上無實德，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鄭奕嘗以六朝文選教子，奕兄見之曰：何不教他讀孝

沈約謝靈運

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弄月。汗人行止。夫教子文選，猶謂不可。古人敦崇實德如此。

近見童蒙須知一帖，最於蒙養之功，說得親切。末云：童子亦趨時，人心何由得古。不急以莊嚴格語薰育初心，徒以華飾麗句發其風藻。吾恐巧慧日開，淳龐日薄也。父兄但思榮其身，不思葆其心。蓋心者箕裘萬葉之根本，聰明洩心，則所延必促。樸茂維心，則所祚必長。果能培養此心，以迄老成，則遞相告誡，綿延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聰明洩心，所延必促。此論後生極當體會。



死即玄

世人稱風流才子。必推王謝。然見王謝子弟。鮮有年  
至五十者。惟王導年六十四。羲之年五十九。謝安年  
六十六耳。其後子孫。名德不及祖父。而愛尚虛元。競  
鬪辭章。浮華盛而根本衰。本衰者先仆。自然之理。不  
信浮華之害。熟讀王謝家傳自知。以上記  
警浮華  
吳陸遜討山寇還。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  
在愁擾。後遜見吳主。語次及式。稱爲佳吏。吳主曰。式毀  
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愛民。是以白遜。若遜  
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吳主歎曰。此誠長者之事。  
顧人所難。

王氏自曇首以來。世居建康之馬糞巷。僧綽。僧虔。以忠  
厚傳家。門風寬恕。虔子志尤爲惇實。門下客嘗盜其車  
幘。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蓋其過。而  
稱其美。兄弟子姪。皆敦厚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多長  
者。

敦厚固本於天性。尤要在祖父之教育。彼烏衣巷中  
風味。不及馬糞巷遠矣。故烏衣子弟。鮮有得壽考者。  
韓魏公在中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自封識。不  
令人見。嘗有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  
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

據厚德錄  
此公在魏  
府時事



之。拯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韓公真盛德也。

王陽明先生父海日公。有以附劉瑾事誣之者。或勸之辨白。曰。此吾同年友事。若白之。是我許友也。竟不辨。後陽明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紜。陽明欲具疏奏辨。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爲父恥。倘攻發吾友。反爲吾一大恥。遂止。

金誠好讀書。家本衛籍。指揮使麻張素無賴。諾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求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永樂丁酉。誠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

士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詣刑部。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於大司寇。釋其罪。張感泣。時人莫不歎其醇厚。

餘姚趙錦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疏忤嚴嵩意。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陷塹。瀕死者再。既至下獄。杖之百。錦自分必死。幸而削籍歸。後嚴嵩敗。起錦巡撫貴州。過江右。見嵩藁厝道旁。惻然言於監司。加守護焉。後又以忤張居正黜歸。及張死籍沒。錦起大司寇。力請寬恤。乃得少解。其厚德如此。躋大位享高壽。固其宜矣。

徐文貞公階宴客。一客取金杯置帽中。公見之。席罷。左



席啓圖音  
德錄使得  
作令人

右告公少杯。公曰。已收矣。其人酒酣潦倒。帽杯落地。公  
佯不知。使得仍取置帽中。

自古厚德人。未有不受天厚報者也。今人貧窮孤苦。  
只怨上天薄待已。不知自家先薄待自家。如何天反  
於汝獨厚。陳眉公曰。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  
薄德人。宜行惜福事。數語使人尋味不盡。

厚德不徒一事上見。須積而後厚。其忘恩讐化爾我。  
固德之大者。卽如見人議論人短長。有可掩覆處。爲  
之掩覆。見人作事愚鈍。有可提醒處。爲之提醒。見人  
狠結冤仇。有可解救處。爲之解救。積之既久。自然高

陳名繼補

高坐名尸  
黎密西域

厚。又昔人云。譬如我穿緘衣凶服。道遇吉祥善事。相  
與引而避之。其事雖小。其心則厚。易所謂勿以小善  
爲無益而勿爲者。此類是也。以上記  
警刻薄

晉卞壺方正質實。以繩簡自持。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  
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莫斯爲甚。中朝傾  
覆。實由於此。欲推奏之。丞相王導不從。乃止。然聞者莫  
不嚴憚。高座上人於王丞相前。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  
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陶侃恭而近禮。愛好人倫。職事之暇。終日斂膝危坐。嘗  
誡子弟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



九郎玄

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箕踞。以為宏達耶。  
唐張九齡風儀秀整。異於眾流。元宗於朝班望見之。謂  
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後用人必問曰。風  
度得如張九齡否。

宋王曾質厚寡言笑。望之端凝若神。少與楊億同在侍  
從之列。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  
不敢以戲也。以上記  
警輕佻

清人避諱  
改弘為宏

公孫宏起家。徒步至為丞相。性詐善欺。每示儉約以釣  
名譽。有故人高賀詣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  
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吾自有之。宏大慚。賀告

汲名黯

人曰。丞相內服貂蟬。外服麻衣。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  
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始疑其矯。汲長孺曾面斥之。宏  
嘗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殷浩被黜後。徙於東陽。有甥韓伯。隨於徙所。浩特愛之。  
浩雖終日書空。然口無怨言。怡神委命。談咏不輟。雖家  
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歲餘。韓伯欲還都。浩送至渚側。  
詠古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乃不覺泣下。始知  
其前此之矯飾。

夏侯勝以經術知名。而性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宣帝  
召為諫議大夫。勝入謁。或呼帝為君。或誤相字於前。帝



以是益信之。

魯宗道天性敦樸。言無矯飾。一日易服。與故人入酒肆飲。真宗命中使急召。徧覓始得之。中使語宗道曰。上怪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宗道曰。當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中使入如所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對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至。遂邀之入耳。真宗益嘉其直樸。以上記警飾偽

管名寧

管幼安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劉忠定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

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陸象山

陸象山先生曰。規矩嚴整。為助不少。入儒者之門。自當從言規行矩始。

呂舍人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

胡名安國

胡文定公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

子寅

數百段。盡取刻為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

文定公嘗

後遂為世大儒。以上記警戲動

伊川先生非禮勿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口。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眾共伺之。終莫能得。

司馬溫公曰。光幼時弄青胡桃。女兒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兒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劉元城先生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蔡虛齋先生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

蔡名清

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明道先生曰。德進則言自簡。

昔人云。造物生人。兩其耳目。兩其手足。而獨一其舌。意欲使之多聞多見多為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

中。與深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戟。三重圍之。若恐其藏之不固而輕出者。故聖賢教人。惟以謹言為兢

兢。四書五經中。所以戒飭之者至矣。言之不謹。獲禍最酷。試舉世俗所易犯者。敬錄數條於左。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聞談酒謔。慎勿形言。



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又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不可言者。一曰：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為歡悅。便是自家無著落。消遣不過。不可言者。二曰：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面諛之詞。有識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嘗至刻骨。

嘗通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為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及暴其祖父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於骨髓。俗語所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己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毋與輕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毋與言表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勿彈射官箴。勿月旦人品。不偏愛憎。不信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



勸善。

聞人談一善事。談一善人。必巧為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為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此真小人之尤者也。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刊刻善本。廣為流布。亦與人為善之一端也。以上記警妄語

密即私

謝宏微性沉密。不妄言議。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

范名鎮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相友善。且約生則互為傳。死則作墓銘。後光先死。鎮作銘。其詞峭峻。光子康屬蘇子瞻書。

蕭名林之  
楚下脫材  
字下全

之。蘇曰。吾不辭書。但恐非三家福耳。乃易他銘。

張詠性剛毅。忽於小節。其所善友蕭楚。見詠几案上有一絕末二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楚

取筆改恨作幸。詠歸見之云。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楚

曰。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筆墨之間。未可輕忽。且天下

一統。而公獨恨。可乎。詠歎曰。君真吾一字師也。

朱子嘗教人云。凡事須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

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洩敗。昔韓昭侯恐漏夢中之詞。孔光不對宣室之樹。非過為此。鯁鯁。蓋見事熟。



則慮患周。積思深則發言簡。與其逞智以先人。毋寧

緘舌而處拙。以上記警疎誕

晉衛玠風神閒遠。嘗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范名純仁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道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朱名公庭

程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朱公揆嘗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呂祖謙

呂東萊少時。性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日忿懣。渙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世間大福德人。必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若器小福薄人。便蹶然而動矣。以上記警非尺

招相誤

董遇少孤貧。性質訥而好學。漢末關中擾亂。與兄采相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建安初。以文學辟召。遂為儒宗。

邴原年十一。喪父。既孤且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少失所恃。



按此條出魏志本傳注引別傳原文欲遠遊詣安邱孫崧云云非師之也安邱則師孫崧六字當刪韓名卓陳名寔交舊作師今改正范名濂盧名植元即玄子章當是字名則未

未嘗知學。中心惻然。不覺涕零。師甚哀之。曰。何不讀書。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果有志。我當教爾。不須資也。於是一冬之間。遂通孝經論語。及長。更思游學。單步負笈。不憚千里。至安邱。則師孫崧。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時北海鄭元有盛名。為學者宗師。原以單寒後輩。數年之間。名與相埒。

王育少孤貧。為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

聞太平御覽引晉書作郭子敬

元即玄

劉名峻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人以為癡。出後叔父。其叔母任氏責之。至流涕。謐素孝。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懈。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鋤。博綜典籍。白家之言。遂成大儒。學者號為元晏先生。

劉孝標家貧好學。自以少時未能早悟。晚更厲精。從夕達旦。或時昏睡。熱其鬚髮。及覺復讀。以是明慧過人。博極羣書。文藻秀出。南北學者。莫與為匹。

祖瑩八歲即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於灰中藏火。候父母寢後夜讀。仍以衣被塞窗。恐為家人所覺。內外親屬呼為小聖兒。孝文帝召入。令讀五經章句。并陳大



義後長名位顯達。

范文正公少時食貧力學。有讀書帳。爲燈煙所熏。頂色如墨。及顯達後。夫人常持此以示子孫。

邵堯夫讀書於百原山中。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三年。

橫渠先生謁告西歸。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

楊龜山先生積學。嘗舉兩肘示人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矣。

張無垢老來目病。持卷就明。倚立窗下。年歲積久。雙趺

張九成

依然。

古人當困窘之日。又際離亂之鄉。謀生且不暇。猶然矢志不輟。今世胄之子。父兄在上。師傅在前。春秋方富。日月正閒。無雜務以經其慮。無衣食以累其心。而偏不好學。真天地間大罪人也。仰負日月。內負父師。

清夜自思。能無悔愧。

以上記警不力學

穎川荀淑遇汝南黃憲於逆旅。憲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遽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



郭名泰

正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去。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

九舊作汝  
今改正

張橫渠先生在京。坐虎皮講周易。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橫渠與論易。次日撤去虎皮。語弟子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比見二程。深明易理。吾所弗及。汝輩宜往師之。乃歸陝西。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邵堯夫。後訪堯夫於天津之廬。

堯夫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論議終夕。明日。二程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

陸元淵

羅仲素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朱晦庵為南康守。春日陸子靜往訪。晦庵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請子靜講君子喻義章。聽者如堵。當時



說得痛快。座中至有流涕者。晦庵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晦翁。詆子靜。朱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熹與子靜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王心齋謁陽明先生於江右。時陽明巡撫南贛。心齋由中門入。陽明降階迎之。時心齋服古冠服。手持木簡。踞上坐。坐定。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大歎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館。

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易拜也。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有疑便疑。有信便信。不可苟從。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心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爲良。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心。今却爲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也。以上記警不服善西漢司隸校尉鮑宣。以亢直被禍。下獄當死。博士弟子咸舉旛太學前。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明日遮丞相孔光陳說。丞相車不得行。又伏闕上書。帝乃減宣罪。髡鉗徙之上黨。



平陵云敞師事同郡吳章。章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以不附王莽被誅。其弟子皆禁錮。不得仕宦。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殮葬之。東漢魏昭者。陳國童子也。見郭林宗。以爲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因請侍左右。供給灑掃。林宗許之。林宗嘗有疾。命昭作粥。粥成進食。林宗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復進。又呵之。如是者三。昭容色無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知子之心矣。深善之。

宋游酢。楊時。事程伊川先生。先生一夕偶瞑坐。二子侍立。夜深不去。伊川旣覺。謂曰。二君尚在此乎。旣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已尺許。二子俱傳濂洛之學。

宋名漢子  
景濂  
方名孝孺

明方正學在宋景濂門爲高弟。濂卒於貶所。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蹟。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旣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恤之。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方去。

唐彬初從章瑄學。嘗令課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彬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於地。而彬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也。徐取稿。點綴數字。未幾。與瑄同榜。成進士。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父而外。於師為重。師友皆以入合者也。惟道同。故四海可以樂羣。惟義至。則異姓可為骨肉。攷自來風義之敦莫如東漢。其次淵源之接。表白宋儒。故或生篤其歡。或死盡其誼。有急則忘身以拯之。既歿則存孤以報之。皆道義之顯著者也。吾為表章前哲。以式來學。以上記警不敬師

宋鄧至為塾師。教人以誠。熙寧九年。神宗御集英殿。第進士。至長子綰為翰林學士。侍立上側。迨唱名及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名及其二孫。綰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

王名珪

王名曙

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悞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為童子講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公。人謂為善之報。

閩士某省試不遇。叩一相者。曰。如君骨格。縱才高班馬。難許成名。惟勤種陰德。庶可挽回造化。士揣家貧無財。種德。又思近日為帥者。多誤人子弟。我當盡心訓誨。以



作陰德。或我不負人。天亦不負我。數年後復省試。相者  
遇之。賀曰。君卽當榮達矣。士曰。何前拒我之峻。而今許  
我之確耶。相者曰。君丰神與前大異。定有陰德。士曰。無  
他。惟數年來。盡心竭力。以誨人子弟耳。相者曰。成就後  
學。種德最大。宜形骨之頓換也。榜發。果高列。  
沈千秋嘗與同社。論曰。居官盡職與否。於處館時可  
預卜。主家偷膳。朝廷俸祿。俱非悠悠忽忽。可以消受  
者。近來師道凌夷。真可痛哭長歎。不思誨人子弟。於  
心何安。必須盡心竭力。循循善誘。使得有所進益。大  
以成大。小以成小。勿可諉之子弟。不率教而自爲寬

解也。

以上記警  
曠館職

嚴彭祖宣帝時。以東郡太守高第。入爲左馮翊。廉直不  
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無貴人  
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  
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  
乎。

時人或勸伊川加禮。貴近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  
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薛文清公在南都。與守備中官抗禮。中官以午節饋扇。  
公曰。此朝廷禮。不敢當也。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餞之。



江上公獨不在英選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倖闖汪直巡郡國都御史

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

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

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

氣抗厲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從容曰先生既無

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選徐步而出

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

李夢陽為江西提學時中丞俞諫督兵平寇諸監司皆

長跽以見夢陽獨直立諫怪之問曰足下何官耶夢陽

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語畢竟出

以是名重天下

陳敬宗為南京祭酒考績至北京王振素慕其名欲致

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在京謁振振知忱與公同年示

之以意忱言之公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官

他日何以見諸生忱因諷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

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文綺羊

酒求書程子四箴公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

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

泉獨退處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為陸答曰此處怕見陶

淵明以上記警趨附

八譜類記上

陸名樹聲



寇名準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退。或勸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

伊川門人欲歸。應舉甚迫。問之曰。蔡人習戴記者少。決科之利也。伊川責之曰。汝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

尹名惇

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尹曰。此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未可自專也。尹歸告其母。母曰。吾知

楊名簡  
真名德秀

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遂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楊慈湖嘗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悅然莫知。所謂慈湖曰。子嘗以命訊曰。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

王名巖

王龍谿嘗謂人曰。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助。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偽為。言之精者為文。若時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於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



紆徐操縱沉著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出聰明。只管傍人學人。爲詭遇之計。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以此是學。予亦曰。吾於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以上記警蹠進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歛

洽。

李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所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奉命。唯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之醇謹。弟之恭遜。止兩相成。哉。

羅名拱先  
澄心小錄

羅念庵先生嘗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得狀元兩字。此



摩下有去字

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以上

記警詩勢

薛文清公曰。英氣最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王陽明先生曰。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英華太露耳。又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是中心

謙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

王敦楊炯  
盧照鄰駱賓王

唐初。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揚子稍沉靜。應得令長。餘得善終。幸矣。後果如所言。

李鄴侯泌。少極聰敏。年方七歲。即能為文。嘗有長歌行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意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



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齡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况童子乎。泌因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矜衒。

歐陽公修長於文章。每對客。多談政事。不及文章。蔡端明襄長於政事。每對客。多談文章。不及政事。二公善自晦。然卒享盛名。極貴顯。

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後相見。伊川問曰。別後一年。做得甚工夫。答曰。纔去得一矜字。蓋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伊川因語同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許衡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

曾名道

羅念庵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時外舅曾太僕趨賀。

曰。喜吾婿幹此大事。念庵面頰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

更有許大在。若此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

米。偕友人聯榻蕭寺中商學焉。以上記警待才

昔人云。處事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便有識量。著一急

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

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

鹵莽滅裂。卽讀書亦不能咀嚙。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



此無恆之人也。况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  
悻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故士必知命。而後能  
樂天。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  
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  
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費禕當魏軍次興平。禕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就  
求圍棋。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趣。禕從容對奕。無厭倦  
意。敏曰。聊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

劉器之初登第。與二同年謁張觀叅政。三人同起身請

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  
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解。張正  
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從忙後錯  
了。

許魯齋嘗著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魯齋  
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  
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薛文清公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  
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

處之。以上記  
警造次



宋末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譏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而自殺。

明末李賊之變。京城破。翰林汪偉及婦耿。懸梁自盡。夫偶居左。婦居右。耿曰。雖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乃易之。始就縊而絕。

靖難兵破南都。卓敬不屈。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宋高宗航海時。金將琶八追躡至越。越守李鄴舉城降。與琶八並馬馳。衛士唐琦見之。憤甚。於途中拾一大篋。

呼天祝曰。願一擊殺二賊。倉卒間。從馬後擲之。不中。被執。琶八將殺之。琦曰。死吾分耳。吾爲天下奇男子。當出一奇以死。唐時有顏杲卿者。爲賊鋸解。若能以革囊灌油。置我其中。縱火焚之。使光燄燭天。斯大快也。琶八曰。若真義士。當從若言。以成若名。遂如言焚之。琦意恐琶八追及高宗。爲此以緩其程也。見者驚駭。拾其骨葬焉。後紹興郡守傅公崧卿。請於朝。爲建祠。詔贈將軍。賜廟額曰旌忠。春秋致祭。

西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王莽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



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詞氣愿款。有足動人。賊不忍殺。或指以避兵之處。母子俱全於難。

東漢楊政。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經。後范升為事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獨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又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詞請。有感帝心。乃詔出升獄。政由是顯名。以上記警顛沛

劉忠定公年既老。名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使人啖以大用。因勸為子孫計。公曰。吾為子孫不

呂希哲

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點墨與權貴。正欲為元祐完人。見司馬君實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呂榮公自少守官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三楊士奇  
榮溥也

薛文清公為御史時。中官王振用事。一日問內閣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因皆薦公。即召為大理寺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邀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卒不往。

文名徵明  
顧名璘

文衡山素不到河干拜客。嚴嵩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



猶可。我過蘇亦不答拜。殊可怪。東橋曰：此所以為衡山也。若不拜他人，獨拜公，成得文衡山乎。以上記警由徑

古語云：君子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蔡虛齋曰：居今之世，亦有許多當避嫌疑處，未可便以聖賢自擬。

楊名震

楊伯起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楊。楊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楊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為無知。密媿而止。

關名羽  
按此事非

關壯繆公與昭烈帝之后，為曹操所虜，操欲離其君臣

實當刪

之義，使公與后共居一室，公秉燭侍后，至達旦。

何文肅公喬新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文肅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曰：子欲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以上記警嫌疑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善道，不美其譚，將為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

蔡名邑

蔡中郎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及聞王粲到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貌又短陋，一坐



盡驚。蔡曰：此子有異才，吾所不及。吾家書籍當盡與之。粲由是知名。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覲粗有才華，未為時知。嘗以所作呈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歐陽永叔為一代文宗，於後進有片言隻字可採者，必

加稱揚，又盡錄之，別為一冊，名曰文林。以上記警蔽善

昔時註莊子者數十家，皆莫究其旨，獨向秀於舊註外，另有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時郭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之以為

元即玄

已註，誇衒於世。時秀門人亦有得其稿者，出與比勘，則象所註止秋水至樂二篇而已。象為慚愧欲死。

唐時隱者譚峭著有譚子化書，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臥風雪中經日，人謂已死，視之則其氣蒸蒸然。其後遊建康，見宋齊邱有神仙風格，出其化書六卷授之，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齊邱因奪為己有，而傳之後，竟不得其死。以上記警竊能

齊伐魯，取岑鼎，魯人以贖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

廬陵張千載，字毅夫，宋文丞相天祥之友也。丞相貴顯時，屢以官辟之，不就。及丞相為元所執，過吉州城下，毅夫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丞相囚於小樓，毅夫即僦居於樓之旁，日以美饌供之。凡二載，如一日。又密製一櫬，丞相被殺，即以藏其首。復訪丞相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尸。毅夫收其骸骨以歸。

廬陵擇地葬焉。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

薛文清公嘗言：為士大夫者，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方登第時，學士楊文貞公欲館之，謂子公固辭，後擢雲南道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公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歎焉。以上記警輕諾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好季子劍，口弗敢言。季子心許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已心許之，豈以生死倍吾心哉？

范式游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



後三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將至邵白母請為饌待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權而別

朱暉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故不忍負之以上記警爽約

呂蒙正初拜叅知政事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

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同列不平欲詰其姓名蒙正曰一知其人則終身不能忘不如弗問也

李沆為相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嘗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隱退久妨賢路寧不愧心乎公於馬上踉蹌曰屢求退以主上未允故未敢擅耳終無怒色

富鄭公弼訓子弟曰忍之一字眾妙之門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詬罵之者弼佯為不聞或告之弼曰恐是罵他人曰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名者乎罵者聞之大慙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有學者受橫逆事。欲忍則不能堪。欲訟又知不可。請問

於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此。有道乎。先生曰。聖賢豈無善

處之道。但子心未平。氣未和。未可以語。數日後復見曰。

覺得邇日心氣漸和平。敢請教。先生曰。既心平氣和矣。

又何待問耶。

呂名泉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攜舟送之。中有土人滑稽肆談。定

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

其人。定山大服。

呂名原

呂文懿公辭相歸里。有鄰人醉詈之。呂不為動。但誠僕

曰。醉者勿與較。逾年。其人犯辟禁獄。公聞之。悔曰。吾存

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也。以上記警

郭子儀初與李光弼俱為安思順牙將。不相能。雖同席

不交言。後子儀代思順為將。光弼恐見誅。乃詭請曰。死

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

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即

薦之為節度使。遂同破賊。無纖毫猜忌。

便上脫副字

趙抃為御史時。與范鎮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為相。鎮屢

訐其短於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鎮於安石。對曰。問趙

抃。便知鎮之為人。上問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



八言卷一  
拈曰。昔仁宗違豫。鎮首請建立皇嗣以安社稷。疏十九上。候命百日。鬚髮皆白。非忠臣而何。上然之。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拈曰。何敢以私隙而廢公道。安石大慚。

宋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韓魏公平生不識有恩怨。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害正人處。詞氣和平。如道常事。

呂榮公嘗言。恩讎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以上記警不釋怨







